

喀喇沙尔事宜

下卷

朱熹詩集卷之二

中國民族史地資料叢刊之十一（內部參攷）

喀喇沙爾事宜

下卷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編

一九七九年九月

喀喇沙爾事宜下卷

吳江 吳豐培 重訂

土尔扈特歸附始末

土尔扈特者。額魯特蒙古四部中之一部也。當明時謂額魯特曰衛拉特。亦作瓦剌。分為四大部。曰準噶爾。綽羅斯部。牧地在阿爾台。曰和碩特部。牧地在烏魯木齊。曰杜爾伯特部。牧地在額爾齊斯。曰土尔扈特部。牧地在雅爾所屬之額什爾努拉地。雅爾即今塔爾巴哈台所屬。其地僻遠瘠苦。夏生白蠅。遺蛆入目。冬則大雪。不堪其寒。四部雖各有牧地。而皆以伊犁為會宗處。綽羅斯部實擅其利。以故最強。土尔扈特之始祖曰翁罕。六傳至瑪哈齊蒙克子二。長曰貝果鄂爾勒克。次曰翁貴。貝果鄂爾勒克子四。長曰卓立甘鄂爾勒克。次曰衛衮。

察布察齊三曰保蘭阿噶勒琥四曰莽海其卓立甘鄂尔勒克之子曰和鄂尔

勒克六傳而至渥巴錫何秋濤案亦作渥巴錫亦作烏布沙是為舊土尔扈特衛衮察布察齊之

子曰額濟内泰什五傳而至舍稜是為新土尔扈特自乾隆三十六年歸附後

始詔以新舊別稱而其先代系族之可考者具如右明崇禎年間土尔扈特部

長和鄂尔勒克與綽羅斯部長巴圖尔琿台吉交惡巴圖尔琿台吉者噶尔丹

父也和鄂尔勒克遂棄雅尔牧地挈其族眾西走越哈薩克回部西抵俄羅斯

境之額濟勒河秋濤案額濟勒河亦作額濟尔亦作厄濟兒亦作額集尔此水發源於俄羅斯國都之莫斯科窪境俄羅斯人呼為佛尔格河

亦曰倭尔葛河屯且牧焉所居地曰瑪努托海倚騰吉思巨澤北界俄羅斯南界哈薩

克東界哈喇哈尔榜西界圖里雅斯科處乎四國之間而與俄羅斯察罕尤為

切近蓋所牧本俄羅斯國之甌脱也而土尔扈特饒馬俄羅斯與之市易土尔

扈特資其贍給。凡有征調多從之往。俄羅斯嘗與雪西洋及西費耶斯科戰。土
爾扈特以兵助之。後土爾扈特寢弱。俄羅斯遂指土爾扈特為己屬國。土爾扈
特習蒙古俗務畜牧。逐水草徙。而俄羅斯城郭居風俗既異。土爾扈特重佛教。
敬達賴喇嘛。而俄羅斯尚天主教。不事佛。以故土爾扈特雖受其役屬。而心不
甘。恆歸向中國。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長書庫爾岱青。次伊勒登諾顏。次羅卜
藏諾顏。餘三人無嗣。不著。順治十二年。書庫爾岱青遣使錫喇布鄂木布奉表
入貢。是為土爾扈特通貢我朝之始。十三年。伊勒登諾顏遣使錫喇尼和碩齊
入貢。十四年。羅卜藏諾顏及子多爾濟遣使沙克錫布特達爾漢烏巴什阿巴
賴等貢駝馬二百餘。復攜馬千乞市歸化城。詔許之。始書庫爾岱青為子。擲楚
克納巴圖爾琿台吉女為婦。生子阿玉奇。育於巴圖爾琿台吉所。及和鄂爾勒

克從牧時。未之攜也。書庫爾岱青既嗣為部長。仍赴唐古特熬茶供佛。謁達賴喇嘛。還時假道。準噶爾索阿玉奇以歸。書庫爾岱青卒。棚楚克嗣。棚楚克卒。阿玉奇嗣。始自稱汗。康熙中。表貢不絕。其貢道始皆由哈薩克經準噶爾地。達嘉峪關。嗣後土爾扈特部與準噶爾部仍以戚黨。故往來不絕。策妄阿拉布坦乞婚阿玉奇。仍妻以女。阿玉奇子散扎布台吉率萬餘衆偕往。康熙三十五年。大兵征噶爾丹。阿玉奇聞噶爾丹敗。遣宰桑以所部兵千防諸阿爾台之土魯圖。既而阿玉奇所屬諾顏和碩齊色布騰蒙克等從策妄阿拉布坦使入貢。慶捷優賚遣歸。是時阿玉奇與策妄阿拉布坦方修姘睦。初不料後此之大為讐敵也。自噶爾丹既滅。策旺阿拉布坦潛謀兼併。始與阿玉奇構繫。留散扎布不遣西歸。阿玉奇索之。乃遣散扎布歸。而盡奪其屬戶萬餘。阿玉奇嫂攜其子阿喇

布珠爾入藏禮佛策妄阿拉布坦攔之不得歸又不使阿玉奇入藏熬茶並邀奪阿玉奇貢使賜物而絕其貢道阿喇布珠爾既不得歸款閔乞內附我朝封

為貝子異黨色爾騰地為游牧秋濤案此地介居黨河及色爾騰海之間故名

刺布珠爾自西藏還不能歸內屬封貝子令居嘉峪關外黨色爾騰之地即此

事也阿喇布珠爾旋卒子丹忠襲雍正九年以色爾騰地通噶斯之察罕齊

老圖懼準著爾掠乞內徙於額濟納即今甘肅邊外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也方思所以送之歸者而阿玉奇亦以貢

道梗塞遣使假道俄羅斯由庫倫路入貢於是我使圖理琛等亦假道俄羅斯

報之自是土爾扈特始與中國隔絕非假道俄羅斯不得通矣圖理琛之出使

也自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北行五十三年始至薩喇托付蓋土爾扈特與俄羅

斯界也阿玉奇遣台吉宰桑等導至設帳處我使授敕宣諭訖語之曰阿喇布

珠爾已賜爵優養欲遣歸爾救以策妄阿拉布坦惡尔恐狀之而詭以哈薩克

哈喇哈爾榜為辭也。爾若欲令阿喇布珠爾歸。當自俄羅斯來迎。阿玉奇曰。俄羅斯乃嗜欲不通。言語不同之區也。若以往來數。故不假我道。則我無由達中國矣。阿喇布珠爾幸為天朝臣僕。請勿違歸。時阿喇布珠爾之父納扎爾瑪木特亦贈我使臣馬及方物。我使以入境無私交辭。阿玉奇待之有隆禮。留旬餘。筵宴不絕。五十四年春。圖理琛等仍由俄羅斯回京復命。蓋前後歷四載乃還。其詳見圖理琛自著異域錄中。秋濤察圖理琛一作圖麗琛字瑤圃此事諸家記載或專繫於康熙五十二年誤也今考正。

覈其程途所經。大抵山川寥闊。上難入阻。夏苦泥淖。冬苦積雪。甚寒。每行每以凍阻。騎行一過。泥淖咫尺。地不相往來。又其居民鮮少。挽舟供驛。民力皆甚竭。屢遲延之故。半緣於此。非盡由彼國之故為紆途也。乾隆二十一年。土爾扈特使吹扎布等入覲。稱奉其汗博囉布喇什。令假道俄羅斯。亦三載乃至。請赴唐

古特誘遠賴喇嘛上還官護往。二十二年自唐古特還並頒賜博囉布喇什幣
物。二十三年新疆盡入版圖。先是有台吉舍稜者本土爾扈特之族不從西徙
仍居伊犁境為準噶爾屬台吉。大軍征準部獲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等以叛相
繼誅滅舍稜獨抗不降。竄匿庫克烏蘇喀喇塔拉境。於是將軍成衮扎布兆惠
等馳勦舍稜氣博羅塔拉將為奔俄羅斯計。我軍尾及之于布什古河源射擒
其從弟勞章什布舍稜方詭約降計戍我副都統唐喀祿馳諭喀喇瑪嶺遣使
俄羅新俄羅斯執之舍稜潛遁間道將赴土爾扈特。俄羅斯羈諸森博羅特圖
喇秋濤森森博羅特圖喇一作僧博羅特城在額爾齊斯河西北極出地五十
三度三十分偏西三十二度二十分地距中國界已千餘里阿睦爾撒納之
窟也亦由斯以遁兆惠等率大兵追討遣署參領額林策等至森博羅特圖詔
喇阿俄羅斯之瑪玉爾等查問蹤跡蓋此地為西北孔道往來所必經也。言
遣兵擊之未至俄羅斯徙舍稜入其境諭理藩院檄俄羅斯以舍稜獻舍稜懼

由俄羅斯歸額濟勒土尔扈特牧博囉石喇。已前卒。于渥巴錫嗣為汗。當是時土尔扈特部西徙額濟勒河。已閱七世。百七十餘年矣。乾隆三十六年渥巴錫忽棄其游牧。率數十萬眾。東赴伊犁。初鄂尔勒克至額濟勒時。人戶微。牲畜少。百年生息。戶口日蕃。於隨渥巴錫。居於額濟勒河南岸者。四十六萬餘戶。北岸所居。數亦相當。時俄羅斯察罕汗屢征土尔扈特兵。與鄰國戰。敗績。土尔扈特部眾死者七八萬人。察罕思雪其耻。復征兵於土尔扈特。土尔扈特諸部落人人憂懼。渥巴錫計無所出。兵自伊犁逃來。之舍稜等因說渥巴錫曰。伊犁等處舊居之。繡羅斯特和碩特輝特皆為大兵勦滅。萬里之地。空虛無人。可據而有也。渥巴錫然其言。遂與台吉喇嘛密議。東徙。約定北岸所居人戶於河冰結後。同赴伊犁。舍稜流言於眾曰。察罕汗今又征兵。令十六歲以上者盡數赴

敵是欲殲滅土尔扈特之人也。衆皆洩懼。渥巴錫乃集大小宰桑諭以逃走伊犁之利。衆喜皆為遠行之計。時三十五年十月也。是歲冬温。河冰不凍。渥巴錫不能待。河北人戶遂殺俄羅斯匠役十人及貿易人等。攜四十餘萬部衆東走。

沿途劫掠。攻破俄羅斯城池四處。察罕汗聞之。使其濟納拉喇領兵數萬追襲。

秋濤案濟納拉喇 渥巴錫人衆已逾坑格勒圖喇。秋濤案即鑑格爾圖喇俄羅斯小國之將軍也。

而南已入中國地界。濟納拉喇乃引兵逐。渥巴錫既入中國。乃由巴尔噶什

淖尔而進。其間經過之戈壁五日行。雖有水氣寸草不生。牲畜倒斃無算。行至

青可斯察漢。秋濤案西域水道記作慶吉斯察罕 哈薩克汗阿布賚及阿布勒必斯阿布勒班畢

特與之戰。又有台吉額勒里納拉里要劫之。相持二十餘日。向沙喇伯勒南界。

布魯特聞之人各喜躍相慶。聚集十餘萬騎。星飛雲擁。渥巴錫避入沙喇伯勒

北界而千餘里戈壁無滴水寸草時際三月天氣溫暖人皆取馬牛之血而飲瘟疫大作死者三十萬人牲畜十存三四經十餘日狼狽逃出而布魯特久候於戈壁之外或前或後或聚或散日夜追殺搶奪被劫之男婦子女牲畜什物數倍於哈薩克直至他木哈地與內地卡倫相近布魯特始歛兵退渥巴錫至他木哈所屬男婦大小猶有二十七萬口伊犁將軍伊勒圖遣侍衛普濟保察哈爾領隊大臣納旺散秩大臣額魯特碩通滿洲協領全鑑巴虎佐領呼圖克前往問其來意渥巴錫與其台吉喇嘛計議六七日始定以投誠大皇帝為詞時與渥巴錫同來之台吉策伯克多爾濟先已遣格隆訥木庫巴勒珠爾宰桑集布贊等赴將軍前請安備陳投順之情各委員等乃引渥巴錫謁見將軍因獻玉器自鳴時刻表定宣窰瓷器自來火鳥鎗拉古尔不碗金錢等物並獻

其先世所受明永樂八年漢篆封爵玉印一顆。於是伊勒圖先將其衆安置伊犁隙地。馳驛以其事上聞。先是高宗純皇帝聞土爾扈特將至。慮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特命舒赫德前往視事。導旨收撫安戢。所至如歸。時廷議以舍稜同來。情屬叵測。上以受降如受敵。自不可不稍為之備。然彼既背棄俄羅斯。豈敢復與我為難。是其歸順之事。十有八九。詭計之伏。十之一耳。至舍稜既偕衆來。若聲言前罪受衆降而獨拒。舍稜則窮無所歸。必寇掠邊鄙。且恐舍稜不來。同行之衆亦疑懼不前。儻俟其既至。執舍稜罪之。尤非所以昭威信。示懷徠也。乃決計宥其已往。悉加恩錫。或又以為不宜受俄羅斯叛臣。虞啟邊釁。上曰。舍稜即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既來歸。即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因令理藩院以此意傳檄。示知俄

羅斯並命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等馳赴伊犁慰諭率領渥巴錫並掄其台吉
頭目應入覲者。借舍稜凡十有三人。咸赴熱河引見。蓋我朝列聖相承。撫綏藩
部。內蒙古最先附。外蒙古喀爾喀次之。既而降杜爾伯特。平準噶爾。和碩特。及
是。上爾扈特來歸。而四衛拉特之衆。胥隸旃幟。從茲蒙古之族。悉為王臣矣。土
爾扈特自順治年間。間道入貢。至是凡一百二十餘年。竟全部內附。聖祖之遠
道遣使。初非欲招而致之也。然深仁厚澤。固結人心。宜阿玉奇汗之子孫。世世
感念不忘。高宗克繩祖武。措置咸宜。百萬之衆。指掌立定。即此一舉。不已足徵
兩朝大聖人先天弗違。後天奉若之至德歟。誠自生民以來。未有之盛舉也。秋
濤案高宗之處土爾扈特也。可謂仁如天智如神矣。始聞歸順之信。方嘉其攜
挈遠來之意甚誠。即察其陸危求息之情甚憊。蓋各大臣遵旨設汛偵探於俄

羅斯之兵追哈薩克布魯特之劫掠皆已洞悉其情狀

乾隆三十八年將軍伊勒圖奏哈薩克汗阿布

賈請將左哈薩克之土爾扈特與在土爾扈特之哈薩克互相更換等語奉上
諭此事毋庸辦理土爾扈特自阿濟勒來投時已被哈薩克擄掠多人此在進
卡以前之事難以管理今若彼此查換亦屬紛煩而哈薩克實得無厭藉此又
不免別生事端且土爾扈特投誠時勢極窮蹙多方加恩籌其生計稍得其宜
如更換後伊等不能養贖轉為不使者傳諭伊勒圖如阿布賈再提及此即言
土爾扈特哈薩克同係大皇帝臣僕不拘何地俱可遊牧不必互相更換等語
明白曉諭按西域聞見錄記土爾扈特進卡以前被掠情形最詳觀此知其所記皆實事也

以故於此數萬之衆凍餒疔瘡之形時懸於目而惻於心凡宵旰所况圖郵函所諮訪無暇無輟乃得悉其大

要於是為之口給以食人授以衣分地安居使就米穀而資耕牧則以屬之伊

犁將軍舒赫德出我木群之孽愆驅往供饋則以屬之張家口都統常青發帑

運茶市羊及裘則以屬之陝甘總督吳達善而嘉峪關外董視經理則以屬之
西安巡撫文綬維時諸臣以次馳牘入告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之察哈爾厄魯